

## 三百色

□ 人 邻

苏绣《秦淮胜迹图》,据说用了三百多种颜色的丝线。

苏绣的构图,高明的画师,三五天,顶多半月就描摹得清清楚楚。如何绣,却不容易。极细的丝线,要劈成两根,接着四根,八根,十六根。十六根有多细?没有一丝儿风,也缥缈缈的。可就是这缥缈缈的,要一根根细细体察了,几乎看不见丝线那样,浅浅地绣了,看不见,依旧浅浅地绣了,还是看不见,多少遍地绣,才活了一样,慢慢显现了。

春花秋月何时有,往事知多少?多少往事,都在缥缈缈的丝线里,没有来由地,了也不了,不了也了了。

一件绣品,要好多人,几年,十年,

十几年。低着头的少女,无知懵懂,一件绣品绣下来,已经忘却桃红柳绿了。

还有,丝线之前如何染呢?一种颜色,几十色差,一大缸的颜色,如何分辨深浅。如此的精微细察,如何做到?

下料那人,禁欲一样,也不见风月日光,只静静待在屋里。没人搅扰那样,端坐着。门闭着,帘子遮着。大缸里蓄满了洁净的水,只等他。

他是一滴一滴那样下染料。白色的丝线,浸透了,提起来。再一滴,白色的丝线,浸透了,再提起来。一直到白色的丝线,几十次地下去,浸透了,提起来,几十种深浅就都有了。

制作染料的屋子,是要一点幽暗的。据说,颜料禁不得日晒。那人也

就只能在略略幽暗的地方,也并不能十分看见,近乎盲人那样,只是听见“滴”的一声,染料滴了下去,又“滴”的一声。每一滴,他都知道它们是如何慢慢在水里洇开了,没了,有了。浸下去的白色的丝线,隐隐地,有了。

染好的丝线,一缕一缕,一律顺在屋里阴凉处的架子上。

染匠离开的时候,紧闭了门窗。

七天之后,丝线才干透了。那门也是不能随意打开的。染匠得小心翼翼,有点心惊胆战那样,轻轻地开了锁,慢慢推开——“呀!”的一声,外面的亮透了进去。

那些颜色呀,好看的人说不出话来。

## 乡村写诗的人

在乡村,一个写诗的人  
就像秋风中的一枚叶子  
孤独地悬在空中

在乡村,他是唯一  
坐在长夜里的眺望者  
他蘸满血丝的笔尖  
划破了无边的黑  
一线曙色透进他的心房

像错种庄稼的农夫  
他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  
种进了稿纸 不会发芽、开花  
不会结满钞票的纸张  
把目光一寸寸地切割  
近视了 他还是  
打着诗歌的灯笼  
追赶心中向往的光明

在乡村,一个写诗的人  
被爱情抛弃 被金钱冷落  
而他热恋着诗歌里的  
春天和黎明  
让乡村盲目的乐观者  
常常因吃惊而目瞪口呆

(谷也)

## 修图

我翻出父母的照片  
美颜、滤镜……  
一层层效果加深  
我拿起橡皮擦、消除笔  
想把那些丝一根一根抽掉

可无论我怎么折腾  
他们的皱纹还在  
白发还在  
面容却越来越模糊

我的手指微微颤抖  
我焦虑、恐惧……  
越来越无计可施  
落日血红  
修饰着一个人的大哭

(银贵芳)

## 旧时光·老街

坐在瓦缝间的苦蒿  
向上生长,眼睁睁地  
看着一圈圈年轮加在黄葛树的身上  
铭牌上的年龄,让树下对弈的老人  
发出自愧不如的感叹  
几个访客的交谈声  
让龙王庙里长出的几束光线  
有了迈出门槛的机会

经营几代的何氏医馆  
还在给老街积攒石板路的人气  
它主营推拿,针灸,拔罐  
也治跌打损伤  
里面的小徒弟,已学艺三年  
伸手一摸,就摸到了唐老汉的痛点(吴腾)

## 热爱

我热爱小麦大麦水稻  
小米高粱红薯黄豆绿豆  
它们组成我一天的主食  
我热爱萝卜大白菜小白菜  
土豆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  
它们组成我一天的辅食  
我热爱办公桌电脑传真机  
电话报表信函报纸饮水机  
它们组成我一天的工作  
我热爱图书馆电影院剧场  
舞厅超市大排档混沌摊  
它们组成我的夜生活  
我热爱大地天空山川海洋  
河流草原森林湿地沙漠  
它们组成我周游的空间  
我热爱朋友同事邻居  
近的远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  
他们组成我的社会关系  
我热爱父亲母亲妻子孩子  
岳父岳母以及所有亲人  
他们组成深爱我的大网  
最后,我热爱祖国国旗国歌  
党旗军旗团旗红领巾  
他们组成我伟大的祖国  
给我自由给我安全给我祥和  
让我幸福生活而热血沸腾

(张绍国)

## 芨芨草

风走了过去  
天外依旧没有来信  
原谅我  
第一次这么虔诚地喊了你的学名

叶舌三角、叶片纵卷  
每一片润湿你心肺的叶子  
都是一只眼睛  
识风水的人流落于异乡  
总能在你的心窝里找到水源

在季节的绽裂当中  
你坚定的骨子里能透出阳光  
你内具白色的髓  
能饮下一只碗中的月亮  
使我对这个石头般坚硬的世界  
有了更多的怜惜  
在北国,我能想象的河流  
都要经过你的身旁  
整个季节,有人为你看相  
也有人向你兜售假药  
只有一首诗  
圈禁了你清脆时的模样

(常佰旺)

## 深夜厨房

□ 国明珠

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,不是埋在地里任劳任怨干农活,就是待在厨房脚不沾地忙活做饭。

我考上高中那一年,临开学前一晚,翻来覆去总睡不着,索性起来看会儿书,无意中瞥见院子里还隐约透着亮光。我走出去一看,厨房的灯竟然还亮着。透过古旧的木质窗户,我看见昏黄的灯光下,母亲正站在灶台边揉面,个子不足一米五的她,两个胳膊撑得像筷子一样笔直,一上一下使劲揉着面团,中间不时停下,用后背拭去额角的汗珠。我推门进去,母亲吃了一惊,还不等我开口,就催促道:“明天还上学呢,快去睡觉。”我本想劝她早点儿休息,可看她正忙得起劲,只能悻悻回了屋。第二天一大早,母亲不仅做了水饺,临走前,还塞给我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,顿时感觉第一次离家也没那么难过了。

离家多年,记忆里母亲在厨房忙碌的样子渐渐模糊。前年我在老家坐月子,再一次看见了深夜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。

临行前一晚,我半夜给孩子喂完奶,打开卧室的门,看到厨房的灯还亮着,不用猜,母亲又在忙碌。我轻声走过去,透过厨房的门缝,看到母亲站在灶台边,一边快速地擀着面饼,一边不时翻着铁锅上烙着的饼,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,指针马上就要接近12点了。这一次,我没有推门进去,我知道

## 胡枝子

□ 钟读花

深秋时节,胡枝子已然老衰,枝叶俱老,枝梗已然变为苍褐色,而叶片呢,则是老青中透着老红,是一种陈年旧日子的色彩。枝头枝杈间,累累的胡枝子籽,一串串,一簇簇,黑而油,粒粒亮如黑金。

谈及胡枝子,印象中,最深刻的,还是小时候的打柴草。

柴草种种,老秋胡枝子,是最好的山柴之一。枝叶已枯,叶片却是枯而不凋,仍然以年青的姿态,缀在枝条上。而枝条,也大多已木质化,木质化的胡枝子,是上好的柴草。一根草绳,一把镰刀,欣欣然上山,镰刀一挥,一把胡枝子就揽在手中。胡枝子,硬而韧,收割的过程中,镰刀下发出嚓嚓的声响,如金质的秋声,听着,油然而生一份惬意。割满一捆,将其背回家,晒干,即可做柴草。

晒干的胡枝子,质硬,燃点高,所以,就耐燃。那个时候,尚不知道胡枝子籽的用途,故尔,割柴时,常常是连带着胡枝子籽一同带回家。一把胡枝子,续进锅灶中,火焰顿时高涨,伴随着的,就是胡枝子籽,燃烧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响。真脆,有一份响晴的感觉,仿佛晴天里,天空蓦然掠过一道道的光。

这份响声,让人想到胡枝子一个最古旧的名字——菽(日本人沿用了这个名字)。

这个名字,真好,有一份古雅感,感觉就是从《左传》,从《尔雅》,从《汉书》上,撕下来的一页页线装书。虽然,古书上对“菽”字的解释不一,但“菽”为胡枝子,却总是其意义之一。

“草”下是“秋”,胡枝子,注定是一种秋天的灌木。的确,胡枝子是春芽,夏长,秋熟。秋熟时节,胡枝子也呈现出它的最美。

春天里,胡枝子萌芽,始伸枝。芽极嫩,嫩绿色;枝梗,亦嫩,像柔柔的婴儿的手指,只是更为软细。最初,枝条不多,三两枝而已,缠缠地在春风里摇曳,楚楚可人、怜人。此时的根系,也不很发达,嫩白色,看上去,亦是柔弱。但一进入夏日,情景就完全不同了,进入夏天,随着雨水增多,胡枝子进入疯长阶段,根系扩张,变黄变硬变糙,盘根错节;枝条,从发达的根底长出,亦变粗变硬,接近根部的部分,开始木质化,主枝

## 老周

□ 丁峰

读季羡林先生那篇《老人》的时候,蓦然想起了老周,一位瞽目的老人,眼前顿然浮现出他蹒跚独自在古朴幽巷的背影,瘦高的身影,笔挺的腰杆,一身黑色或藏青棉布的中山服。记忆中从没见过他用过盲杖。

童稚的我喜欢睡懒觉,尤其是寒冬腊月。“二妈在家吗?二妈。”清晨来了不速之客,洪亮的声音从庭院到了堂屋门口,很明显是找我妈的人。“俺外甥来了,这么冷的天,还扛着梯,先放下,进屋坐,喝杯茶暖暖手。”母亲招呼着。母亲待人总是热情大方,实在暖心,让人不拘束。“二妈,我是来帮你安装广播的,街公所统一安排的事,我负责西街段广播安装。”我一听说要装广播,赶紧起床出来看。“他眼睛看不见,你帮你老表扶着梯。”母亲吩咐着。眼睛看不见,他怎么会安装广播,能找对线路吗?我思忖着。看着这老表摸索着爬上梯子,不一会就下来,“二妈,装好了,等晌午才开始播

音。”他没顾上喝口水,杠上梯摸索着去了隔壁三妈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物质贫乏,家无长物,广播也是稀罕物,县里建广播站,为家家户户都装一个黑纸质的喇叭,那天给我家安装的人就是老周。晌午吃饭的时候,堂屋门头上的喇叭突然唱起歌来:“向前进,向前进,战士的责任重……”悦耳的歌声在餐桌上回荡,家人围炉而坐,其乐融融,而我心里却暗暗敬佩有目不能视,却能神奇安好喇叭的老周。

记不得老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家屋檐下摆摊卖时令小吃的了。只记得他说过:“俺不要街道的照顾,俺有手有脚,可以养活自己,还能照顾老母亲。”好心人劝他做占卜算命行当,活轻松,赚钱快,他却嗤之以鼻,只愿干踏踏实实活。每天他迎着初升的旭日,推着小车,蹒跚独自在悠长的巷子,能纤毫不差地在长梯下摆正摊位。小货车箱不大,上面是玻璃,透过玻璃可

以看见里面的食品,春天时,里面堆满了花生,两毛钱一大盅,一毛钱一小盅,想香香嘴的街坊邻居都是老顾客。入秋的季节,小货车里便有了最先上市的鸡头米,因地理气候之故,这里的鸡头米嫩白香糯,可煮了当瓜子磕,软糯清甜,久食不腻,而其他地方的欠石,只能做成米膏而食。到了稻熟蟹正肥的金秋十月,小货车箱里又换成了红彤彤的大闸蟹,蟹肥鲜嫩,惹人垂涎。曾有好事的拿纸或小圆铁片当钱故意逗他,每次都被老周识破,刚起身做出要打屁股的样子的时候,孩子们便一哄而散,嘻嘻哈哈,相顾欢笑,老周往往会在这时候得意地哼唱小曲,惬意地啜一口绿茶,如此日复一日,日复一日。

黄昏,当倦鸟托着夕阳的余晖盘旋返巢的时候,老周推着他的小货车蹒跚独自在悠深的老巷子,瘦瘦高高的身影,腰杆笔挺,纤毫不差地走向回家的路。